

土耳其勘探船再度出航 希德法等多国表示不满

东地中海能源博弈又升级

杨宁 刘杨

本期看点

去年底以来，围绕东地中海的油气勘探活动，土耳其与希腊的争端持续数月，甚至有上升为军事冲突之虞。

近期，土方再度出动勘探船进行勘探活动，引发多方激烈博弈。



土耳其勘探船奥鲁奇·雷斯号。

资料图片

当地时间10月11日，土耳其通过海上通信系统NAVTEX发布信息称，土耳其勘探船奥鲁奇·雷斯号将在卡斯特洛里佐岛以南海域进行勘探活动，相关活动会一直持续到10月22日。

土耳其频频主动出击，再次搅动了东地中海争端的一池水。而随着东地中海地区能源博弈再次升级，相关国家的地缘关系趋于复杂，这也给该地区增添了更多不稳定因素。

争夺能源与海上边界

地中海东部海域毗邻欧、亚、非三大洲，因海底富含油气资源而成为本区域乃至域外各国争夺的对象。

东地中海新一轮的能源博弈始于去年。2019年11月27日，土耳其与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签订了《安全与军事合作谅解备忘录》与《海洋权利区域划界谅解备忘录》，就两国在地中海的边界线达成一致，明确了两国对本国经济专属区的权益。

然而，对这一争议海域同样宣称具有管辖权的塞浦路斯、希腊和埃及拒绝买账，谴责土方违反国际法。

2020年7月，土耳其海军发布勘测指导意见，涉及希腊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之间海域一部分区域。希腊强势回应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主权。

后经多方斡旋，土方宣布暂停在东地中海的能源勘探计划，并寻求与希腊通过对话解决争端。

然而，希腊与埃及外长于8月6日同样签订了一份海洋权利区域划界协议，在东地中海划设两国油气专属经济区。

这令土希关系再次陷入僵局。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直斥希埃协议“毫无意义”，土已决定恢复在东地中海的能源勘探工作。“我们认为没必要与那些没有海事管辖权的国家展开对话。”

“除了对于油气资源的争夺，塞浦路斯问题也是土希两国不睦的另一主要原因。”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闫瑾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由土耳其族建立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仅被土耳其承认，土方认为自己理应共享北塞附近的资源，这意味着其拒绝承认希腊在地中海得到欧洲认可的一部分专属经济区。

应该看到，虽然东地中海局势时而紧张时而缓和，但基本都是围绕油气资源争夺与海上边界争议展开。

德法介入希土争端

事实上，在奥鲁奇·雷斯号勘探船于8月初赴东地中海争议海域开展地质勘探活动时，土希之间的争执就已经爆发出“火药味”。

当时双方军舰持续对峙，并在相关区域展开军事演习。两国的多架战机还曾发生直接对峙，险些擦枪走火。

“为了在资源争夺中占得先机，土耳其在东地中海争端中表现出一种咄咄逼人的态势。”闫瑾分析道，“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顺应了其外交政策的调整：既向西看，又向东看。一方面土耳其不愿放弃继续加入欧盟，另一方面也希望增强自身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区域强国作用。”

进入10月，在北约的斡旋之下，东地中海局势得以缓和。10月8日，土希外

长在出席一场安全论坛的间隙举行会面。同时双方同意继续举行探索性会面，约定下一轮会面由土方牵头。

但正值希腊和土耳其政府试图缓和双方关系之时，土耳其11日再次将勘探船开入争议海域。

一石激起千层浪，希、德、法等国都对此做出表态。

当地时间10月12日，希腊谴责土耳其勘探船再赴东地中海，称该行为是“对区域和平的直接威胁”，土方“并非诚心诚意寻求对话”。

另据路透社10月13日消息，德国外交部长马斯表示土耳其应避免在东地中海的天然气管道中挑衅。他呼吁土耳其保持开放的谈判态度，不要在争议较大的海域恢复天然气勘探。

而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直接警告称，如果土耳其继续挑衅邻国且不尊重希腊和塞浦路斯的主权，那么欧盟将可能对其实施制裁。

不过，据土耳其《每日晨报》报道，土耳其重新向争议海域派出勘探船事出有因。问题就出在希腊军方曾宣布，将于10月29日（土耳其国庆日）在爱琴海举行实弹射击演习。

土政府认为，希腊此举不仅违反了1988年禁止双方在国庆日举行军事演习的协议，也故意破坏了两国举行试探性会谈的气氛。作为回应，土军方宣布将于10月28日在爱琴海举行实弹军事演习。

争端各方均不愿妥协

今年以来，土耳其愈加强硬地推进自己的勘探计划，并频繁与希腊形成军

事对峙。面对两国之间剑拔弩张的局势，欧洲媒体普遍担忧东地中海存在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

然而，欧盟内部针对东地中海争端的态度却分歧严重，始终缺乏统一行动的决心。

置身争端一线的希腊与土耳其既有旧仇又结新怨，因此迫切期待欧盟为其撑腰。

希腊不满欧盟目前扮演的中立调解员角色，强调土耳其的威胁针对整个欧洲，认为欧盟应加大施压力度。

法国是政治和军事大国，外交姿态一贯强硬，明确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更对土方高调介入利比亚内战耿耿于怀，因此站在希腊和塞浦路斯一边，谴责土耳其侵犯两国领土和主权。

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德国则尽可能保持中立态度，致力于防止地区争端升级，担心过度制裁会破坏先前与土耳其协商的成果，反而使得土更加强硬。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分析认为，法德两国的策略是分别唱“红白脸”，交替使用“胡萝卜”与“大棒”，以期更好地约束土耳其。

“其实土耳其更希望美国在背后支持它，但白宫不太愿意在东地中海争端中出头。”在闫瑾看来，美国同时也不希望这场博弈愈演愈烈，甚至爆发战争。毕竟作为北约的“老大哥”，美国当然不愿看到土希两个成员国闹僵。

在隔空的“口水仗”之中，争端各方都不愿做出让步或妥协，欧盟与北约也没有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介入调停。如此看来，东地中海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不会风平浪静。

“全世界各国意识到，他们坚定地想要成为美国的伙伴和盟友。”最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再次“语出惊人”，其“迷之自信”令人瞠目。

近年来，美国的“孤家寡人”形象已经在多个场合呈现。比如，第74届联大全会表决以169票高票通过新冠肺炎疫情综合性决议，只有美国和一个国家投了反对票；美国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对恐怖分子进行刑事追诉和改造的决议草案，此决议草案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其他14个成员国赞成；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提出的必须延长对伊朗的武器禁运的决议进行表决，结果是15个成员国中，仅有美国和一个国赞成。

为何美国在国际社会遭到空前孤立？原因很简单：美国政府竭力奉行“美国优先”，在国际事务中一意孤行、倒行逆施，严重破坏了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已经给自己打上了“麻烦制造者”的烙印。

当今世界，奉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美国在联合国体系内扮演着主导角色。正如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所说，美国在二战后成为国际社会的“天然领袖”，是因为当时欧洲列强打得不可开交，元气大伤。二战后，美国是被“邀请”来做世界领袖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美国长期享受着“山巅之城”的荣耀。冷战之后，美国更是尽情挥霍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霸气，好不威风。

然而，时移势易。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兴大国的崛起以及传统西方大国的相对衰弱正在改变大国力量的对比。

面对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焦躁不安，却不思进取，反而幻想着以霸凌代替规则、以大棒代替公理，“合则用，不合则弃”。于是乎，在“美国优先”的旗号之下，美国退群毁约成癖，动辄制裁威胁，公然对抗国际公理和道义，上演了一系列令世人瞠目结舌的单边主义和霸凌闹剧：一直以“国际人权卫士”自居，却为一己之私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世界气候变化越来越不可控、需要全球团结面对时，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在全球抗疫最需要团结合作时，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最需要的救命疫苗问题上，断然拒绝合作；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核协议……

不要以为美国“退群”了，就消停了。恰恰相反，美国自以为可以不受约束地颐指气使，更加起劲地大搞单边主义和霸权行径，严重冲击多边主义和国际规则。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选举、制裁伊朗等问题上，已经“退群”的美国，一再表现出蛮横不讲理的霸道姿态，就连曾经最亲密的盟友也看不下去。美国哈佛大学、乔治敦大学、塔夫茨大学等美国高校近50名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学者发表联合声明称，美国政府外交政策近乎失败，令美国陷入虚弱和孤立。

可以说，美国这个曾经的国际规则制定者，如今已沦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国际规则破坏者。但凡有点正义感和良知，谁愿与这样的国家沆瀣一气、同流合污呢？

观象台

美国已沦为彻头彻尾的规则破坏者

张红

德国计划重返航天角力场

睿加 吴静

借此展现战略雄心

近日，《美国国防新闻周刊》报道称，为确保国家安全和自主，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希望在北海建造一座可发射小型航天器的航天发射场，以实现发射重量不超过1吨的小型卫星的目标。

早在9月初，德国政府已开始考虑德国工业联合会的提案，即是否要在大西洋东北部的边缘海开发一个用于发射小型卫星的海上发射平台。该平台将通过公私合营的形式，由德国政府率先对其投资约3000万欧元(约3500万美元)，有望在后续逐渐实现商业化盈利。平台选址尚未敲定，但已确定设立于德国境内。

《国际航空》资深主编王亚林表示，该消息的爆出不符合以往德国在欧洲航天领域甘做“配角”的形象，展现了德国航天工业发展的战略雄心。长期以来，德国一直缺乏自己的航天发射场，欧洲航天的主力重镇集中在法国、英国等国家。

纵观历史，1945年，美、英、苏三大国对德进行管制。其主要政治原则是非军国主义化、民主化和肃清纳粹主义，主要经济原则为禁止军事生产、经济分散化等。实施这些措施是为了根除纳粹制度，以防德在未来再次发动侵略战争，阻止极权政治的再次出现，却也同时严重阻碍了德军事工业和国防实力的壮大。

此外，国内反对声也不绝于耳。20世纪80年代，德国总理施密特奉行倾向国防的政策，计划让美国和北约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遭到国内强烈反对，党内左派人土呼吁与莫斯科进行军备控制谈判而非军备竞赛，并最终迫使总理辞职。

顺应太空商业化热潮

据国防科技信息网报道，德国军方正式成立了首个空天行动中心，寻求通过卫星等手段保障国家安全。该中心位于德国乌德姆市，现有雇员50人，到2031年预计将增加到150人。该机构将重点监视太空垃圾对卫星或地面人员的潜在威胁，保护卫星免受干扰和攻击，并探测导弹威胁。德国国防部长称，该中心是规划和实施太空行动的第一步。德国已于2013年在乌德姆市建立了德国太空态势感知中心。

与美国、俄罗斯等国不同，德国没有军事太空计划，是欧洲航天局的成员国，强调太空的民用用途。

王亚林在接受采访时称，德方这一战略适应了以埃隆·马斯克为代表的全球新兴太空商业化浪潮。从投入产出比来衡量，航天工业一直以来在世界各国由国家力量自负盈亏，但仍具备巨大的商业潜力。

早在2016年，美就出台小行星采矿相关法律法规，允许个人及私营企业探索太空矿产。美政府同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商业航天发展的配套计划，包括空间行动协议、商业载人航天与货物运输计划、商业轨道运输服务、商业补给服务、商业载人航天方案和商业载人一体化能力计划等。

王亚林分析称，“目前世界航天商业化的形势良好。埃隆·马斯克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证明了商业化航天可以实现盈利，同时能大幅降低航天工业发展成本。德国兴建航天发射场的背后力量就有三家商业航天创业企业，或许能为人类航天事业发展提供新的样本。”

面临内外制约因素

BDI提案称建设德国发射平台具有技术可行性以及战略和经济意义，然而有德国媒体表示，提案或将导致德国与欧洲合作伙伴的政治摩擦，因为欧盟、挪威和瑞典等合作伙伴有着类似的发展意图。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这一提案提出的背景有三方面。

其一，德国总理默克尔早年提出“欧洲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对美国霸权下对德的多层管制，德国越来越强调本国的战略自主、技术主权与数字主权。

其二，当今世界技术发展已进入万物互联时代，德国在面临美国的技术扶持、中国的成就激励和俄罗斯的强大挤压下，迫切需求寻找本国的战略制高点。

其三，德国已日渐走出战败国的阴影，开始主动在军事合作与敏感领域提出大胆倡议。

王义桅表示，德国国内始终有跨大西洋派与欧洲派、本土派与民粹主义浪潮之间的政治话语争夺。德国长期依赖于美国保护，在金融、工业产业政策、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仍然与世界强国存在一定差距。内部的政治内斗与外部拉拢、收买都是制约德国航天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耶路撒冷：西墙广场重开

10月19日，人们在耶路撒冷老城重新开放的西墙广场祈祷。

为了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耶路撒冷从9月18日起再度实施“封城”。从10月18日起，耶路撒冷开始实施“封城”退出计划第一阶段的措施，放松相关的限制性措施。

吉尔·科恩·马根撰
(新华社发)